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三、訪俠

楊昌壽想了一想，微笑答道：「多謝老夫子的盛意，昌壽為民請命，有心無力，十年讀書全無用處，此時業已醒悟，覺著在此情勢之下，無論官大官小，除卻昧著良心迎合上司、巴結敷衍、等候升官發財而外，決不以官家之力為百姓盡點心力，這樣的官做它何用。先父原是一個老農，因受富戶盤剝，差役欺凌，悲憤而死。」臨終遺命要我用心讀書，做官之後好代人民做主，出他和許多百姓的一口怨氣，使所到之處人民過點好日子。並還說到，官要越大越好，如做貪官污吏，學了人家的樣欺壓百姓，便不是他子孫。先在景泰任上，我雖覺著遇事不能順心放手，還不像現在這多管頭。身為地方官，一個廟會都禁不了，這官做它作什？假定暫忍一時，照府尊老年兄所說，等自己做了大官再照心願行事，恐也未必有此指望。

「再聽老夫子一說，想起這幾年來做官的經歷和一切官制法令，以上凌下，不問是非善惡，均要迎合上官個人喜怒利害來定，以及種種使人有力難施的悶氣，照此形勢，我便做到老，甚至內而宰相中堂，外而封疆大吏，照樣混到老死為止，多大心力也無從施展。

「我既不能做那日常違背良心、專做應聲蟲、已結上官、迎合巨室的貪官俗吏，更不忍違背先父臨終以前的遺命。我一想起他老人家受那富家和衙門差役的兩重惡氣，傷病交作，死時之慘，我真悲憤難安。反正一樣受氣，索性回去耕田，還我本業。

「雖然沒有宦囊，家只十餘畝祖傳薄田，至多再去受富家和差役的氣，決不至於上面受人欺凌，下面還要不論是否本心都要奉行公事，再去欺凌百姓，使先父九泉之下更加悲憤。請轉告憲台大人，老夫子方才的口氣我已聽明，我雖有些同年在當道，自家也是散館翰林，親戚做大官的雖然沒有一家，師友同年卻不在少。

「但是我想天下老鴉一般黑，他們至多為了友情仗義不平，讀書專為做官還是一樣，便他們本人遇到我這樣下屬，也未必能有一個例外。既非我的同道，以後和他來往也是多餘。單論師友淵源、詩文知己，與世道人心何益。家無餘田，與之交往反倒誤我耕耘，我已決定從此脫離宦途，長為農夫沒世，所願未成，只以為恥。

「目前既不會用他沽名釣譽，顯我做骨清風，為民請命，將來發生事變更不會說我預識先機，早有遠見，並還為此棄官而去，博那虛名。我只作為因病辭官，與人無關，不留一點痕跡。如其有心為難，將我下獄也是聽便，好在我向來每一到任天天準備交代，又向不帶家眷，如蒙早派賢能接替，容我一肩行李早日回鄉便感盛情了。」

另一幕賓也趕了來，知他出了名的書呆子，從不派什官差下鄉，遇到官事都是輕車簡從，帶上兩三人。稍小一點的事都是自往審問，輕不押人。無事便往民家串門，隨便閒談，一點官威沒有。人民十九和他相識，親如家人，無話不談、甚而做過壞事的人都不隱瞞，只要對方直言無隱，不加欺騙，從此不犯舊惡，決不過問。

前在酒泉任上做了三年縣官，鬧得衙中差役紛紛辭退，他也從不利用官法強留。並說，照我這樣做法你們無法作弊，當然要謀生路，去只管去，到了鄉間如敢倚仗官勢和舊日惡習欺人，只比常人還要加倍治罪。結果鬧得衙中人都走光。後被百姓知道，爭先自往輪流應役，偶然坐堂問案，都是鄉民充當臨時差人，官司和解的居多。

他也政簡刑輕，極少坐堂，難得用到差役，無關重要的事都是兩造自來，連他一起坐在堂前石階或是花樹之下評理，均各心服意滿而去，至多兩三堂便可完結。監牢中常時空無一人，偶有個把不老實的刁民與人興訟，禁不住站堂的臨時差役和旁邊觀審的都是當地百姓，是非曲直、虛實真假多半曉得，官又聰明細心，善於開導，眾人對官親熱愛護，均敢說話，稍微一問立時分曉。

人都對他敬愛，不忍欺騙，遇到田裡有什出產，常時成群結隊與他送去，推辭不掉，便合在一起大家平分，或是官民同樂。遇到年節令時聚在一起，高高興興飲食說笑上一天。可是他那麼一個小縣，從來無人欠糧，從到任半年後便沒有了盜賊，官與民簡直成了一家。

調任之時人民說什麼也不讓走，後經再三勸告，說景泰旱災已成，上憲為他善於辦賑，特地調去，還要回來，結果仍是偷偷溜走才得起身。到了景泰，地方雖然要大得多，做法也與前不同，官與民仍是成了一體。最難得是旱災之後跟著一場大水，除上流決口水來太快，當時淹死的人而外，真餓死的簡直沒有幾個，清官能吏之名全省皆知。

自己早料這類人剛直倔強，未必聽話。東家和撫台偏因一時好奇，想試試他的本領，迎合朝廷之意，先調他的首縣，不料到任不久便發生此事。聽口氣還是同寅再三勸告，方始先上密稟，照他為人也許早就發出告示，嚴加禁止，甚而押上幾個會首和廟中和尚都在意中。

這樣呆子留在本省也是討厭，難得去志甚堅，並還沒有絲毫報復之意，立將話頭改變，一口答應，並還拿話把他套住，跟著又送一千兩銀子程儀。昌壽付之一笑，程儀也不退回，全拿來送了跟他辛苦多年、辦事忠實細心、志同道合、貌似鄉愚的一個年老落魄幕賓，和一個從中學後便追隨不捨、表面像是長隨、實是由窮途中救來的患難之交，另外還有兩個新用的書童。

昌壽只有一子，隨衙讀書，年才十五，名叫楊沂。本意父子二人同返間中故鄉，餘均遣散。前說四人，幕賓年老思鄉，拿了程儀揮淚而別。新用兩人家在本地，雖感主人恩義，此去回鄉無事可做，經昌壽一勸，也都送出郊外為止。

昌壽做了將近十年的官所積只二百多兩銀子，那一千兩程儀老幕賓最多，送了六百，新用兩人每人五十兩，只那長隨名叫時和，昌壽所送三百兩銀子雖然收下，毫未推謝，人卻說什麼也不肯離去。

昌壽因他十年相隨，教他讀書頗多，文理通順，頗有才幹，又會一點武藝，不願耽誤他的前途，始而婉言辭謝，後並假怒堅拒，時和似因昌壽使其難堪，一怒而去，走時人都未見。

楊沂覺著此人不應如此，昌壽歎道：「我兒你哪知道，此人是個血性男子，這等走法十九含有深意。事出意料，我真不該操之過急。我恐他暗中跟來，比較明的同路反更使他寂寞呢。」楊沂知道時和最是忠義，也覺父親料得不錯，哪知走了兩天始終不見人影，父子二人頂好對方激怒不來，也未在意。

走時中元將近，第三天便是十五。方想本年燈會必有變故，過了兩天，路上聽說，這場燈會非但平安度過，並還化敵為友，成了一家，雙方勢均力敵，又經準備多日，各以全力相拼，會合之後越發盛極一時，繁華富麗之景實非言語所可形容。並因成大忠調度得好，一個受傷的也沒有。但那勞民傷財、人力物力之耗費為數之大簡直驚人。昌壽父子慨歎了一陣重又上路。

因老家是在四川間中左近，歸途是由省城東南起身，想經隴西天水再由秦嶺入川。這日行經鞏昌府，想起前在景泰任上交一義士，曾說他家住安定（現名定西）南城外七里莊。

有一昔年在京城相識的同年舊友周興渭，也是一個看破世情、歸隱故鄉的散館翰林，大家都是窮朋友，在京時又住同院，交情甚深，曾說安定昔年出過兩位隱名大俠，奇跡甚多，前交異人雖說從小在外流浪，專管人間不平之事，故鄉便在安定會寧交界華家嶺深山之中，與所說有關。

愛子楊沂聰明好武，從小強健多力，平日便喜放了書本不讀，去向時和偷偷學武。先想他讀書求名，屢戒不聽，自從辦理兩次賑災，見到兩次異人，越發想練武藝。那異人也曾答應將來傳授，只為彼此忙於賑災，對方形蹤飄忽，又無幫手，只在災民中選出二三百個壯漢，聽他隨時調度，搬運錢米，忙得不可開交。

可是此人神通廣大，每次由外回來定必帶有大批錢米，賑糧從未斷過，自己只照他所說專心領頭調配，官民合力一同辦理。內有兩個劣紳表面捐助，暗中侵吞，哪知對方神目如電，無論何人稍微舞弊立時知道，暗中警告，不消多日，好人固是格外出力，壞人也都斂跡悔過，改變過來。

表面雖說官家出面領頭勸募辦賑，為此還得了極好名聲，受到上司嘉獎，民心敬愛，實則此人出力最多。尤其是他由各地捐募來的銀米財物，為數之多說起驚人，每一想起，書生無能，因人成事，坐享虛名，便覺慚愧。

愛子楊沂對於此人更是五體投地，敬若天神。因見武功真好的人有這大用處，對於兒子練武也就不再禁止，末次相見本有拜師之意，不料大水剛退，災情大減，人民在他指點之下好些都在重建家園，開墾荒地，眼看人心快要安定，此人忽然失蹤。

隔不一月官差便來捉人，說他是個有名飛賊，幸而事前因他不肯說出名姓，老百姓背後不是叫他恩人，便是取上好些外號，看去貌不驚人，身無長物，所捐財物偏是那麼來得容易，為數又多，更不肯和人見面，心早生疑，並還受過他的囑咐，事前有了準備，老百姓又對他愛護，假作癡呆，將來的官差軟硬兼施擋退回去，由此便未見面。人民絕口不談，連自己暗中訪問都不肯說實話，也不知重傷養病的話是真是假。

調任首縣之後，上司幾次探詢，都照預先想好的話回復，雖未洩漏他的真情，始終不知下落。愛子卻說此人決不會死，屢次想往尋訪，均恐走泄機密，於他不利，欲行又止。起身時愛子還曾力請，自己也急於想見此人，探明他的音信，難得安定有此老友，這高本領的異人以前又曾談過那另兩位異人的奇跡，雙方必有淵源。

他是本地人，許能知道幾分。好在自己已無仕宦之志，連批文都不等便棄官而去，這樣昏庸殘暴的官場，也決不想叫兒子再求什麼功名，轉不如聽其心志，學成本領，還可多救點人。好在無官一身輕，父子二人共只一肩行李，足可隨意行止，前面不遠便是安定，何不就便訪問，看看周興渭，可知此人下落來歷。就是兒子不能拜師，這樣義俠之士得到一點平安信息也可放心，主意打定，便即尋去。

安定乃省城通往天水平涼的要衝，商市繁盛，農產豐富，更是枸杞、大黃、甘草等有名藥材出產轉運之地，人民大都能夠求得衣食，赤貧極少，為甘肅省內有名富裕之區。七里莊人家甚多，當地本年年景獨好，將近秋收時節，村鎮之中熱鬧非常。

周興渭雖是一個老翰林，為全縣最負盛名的人物，但他世代耕農，到他這一輩方始讀書，居然點了翰林，這樣小地方自然當成一件天大喜事。但他做了十年小京官，雖然回鄉，並未發財，田地一畝也未增多。全家老幼八九口，三四十畝田園由他領頭躬耕自給，居然小康之家。

平日絕口不談時事，地方官府對他先還尊重，因其家道寒素，向不倚仗紳宦科名出入官府管人閒事，剛回家兩年還長了兩年書院，近年索性連這號稱清貴的山長也堅決辭去，平日打扮得和農夫一樣，日子一久，非但鄉民看他如常人一樣，連地方官見他向不管事，也不回拜，往訪多半推說出遊未歸，也就不再理他。

興渭聽親友背後譏嘲，非但不以為辱，反覺這樣省事，少掉好些麻煩，可是附近鄉民都和他好，容易打聽。昌壽父子稍一詢問，便把人尋到。

本是多年不見的老友，久別重逢，再一談到各人辭官經過和滿肚皮不合時宜的憤氣，越覺志同道合，相見歡然。周家雖是農人，自耕自種，全家勤儉，回鄉數年反倒成了小康之家，比做京官時東挪西借、愁柴愁米要好得多。

二人又都是持躬勤謹，生活清苦，對於朋友外人卻極大方豪爽，都喜盡其所有拿來待客，何況周家種有菜園，養有不少牲畜家禽，當時殺雞為黍，煮酒剪菘，共坐豆棚瓜架花樹之下相對歡飲，共話平生。雖是田家風味，沒有海味山珍，卻別有一種親切而又歡樂自然的情趣，男女老少全沒一點拘束。

等將前事談完，回到周家挑燈剪燭重作夜話，昌壽這才說起尋訪隱名異人飛神子之事。剛一開口，興渭原有一子一女，都是十六七歲，比楊沂稍微年長，也在一旁陪坐，聞言兩小兄妹首先匆匆趕出。

楊沂見他二人神色驚惶，覺著奇怪，假裝走動，跟出一看，周家門外甚是寬敞，只環著一道半人多高的花籬，左邊是一座瓜架，搭得頗高，綠茵茵的，右側房後環著一條小溪和一片稻場，再過去有十幾株大樹，一條黃牛正在靜靜的吃草。籬外大片空地也立著二三十株大樹，樹林過去便是一條河岸，通往相隔半里莊鎮上的一條道路。

沿河南岸都是老槐高柳之類。七月底邊的天氣，秋暑未退，蟬噪之聲到夜方息，方才賓主對飲便在那兩株大樹左近，這時下弦半鉤殘月剛掛林梢，一陣接一陣的涼風由田野中吹來，甚是涼爽，到處靜蕩蕩的。周氏兄妹男名周勤，女名周芸，初來雖未談到雙方學業藝能，看去人頗機警，女的也未纏足，動作均頗輕快。

楊沂見兩小兄妹先借花籬掩避，一東一西兩面張望了幾眼，方始裝著看牛，同往左側林中轉了一轉，看意思好似留神房後有無外人窺探，並向隔溪鄰家門外乘涼的人問答了幾句方始走回，表面裝作從容，心中彷彿有事，處處留意光景。以前曾聽時和隨時指教，未便跟出，在花籬內裝看天色，暗中留意看了一陣。

正要回轉，周芸已似警覺，和乃兄耳語了兩句，便同趕回，笑說：「我們前往看牛，楊世哥想必怕熱，我們不比老年人怕受涼，田裡事情已完，只等收割，我去端點椅子出來，就在門外樹下乘涼談心可好？」

楊沂想聽異人下落，心料父親話將說完，主人神氣好似有點知道，意欲旁聽，方答：「多謝世哥世姊，今日天氣涼爽，小弟不熱。」

周勤人已走近，忽改低聲說道：「楊世哥，可由年伯和家父談天，我們借著乘涼在外面留神察看要好得多。但是年伯所說的話一時不可提起，明日我們看好無人之處再行詳談就知道了。」

跟著又故意高聲說笑，請楊沂只管隨便，不要客氣。

楊沂還未及答，忽聽昌壽呼喊，進去一問，昌壽開口便說：「那位異人樹下強敵，內中一位並為所傷，我們非但以後不可隨便提說，還要格外小心。你到外面和二位世兄世姊乘涼閒談，我和周老年伯還有話商議，此事不可再提，明日自會讓你知。」

楊沂見二老都是那麼神情緊張，面帶愁憤之容，暫時只得退出。二老一直談到夜深方始上床。次日早起，昌壽因主人再三挽留，又見當地地土肥美，風景頗好，主人情意殷殷，反正無事，業已答應，先托便人回家送信，過了中秋方始回去。飯後天熱，便乘午睡時節，父子二人背人談說前事。

原來安定東北會寧縣地當祖厲河上流，物產豐饒，比安定還要富足。照例越是這類地方富人越多，也越易發生不平之事。昌壽前聽周興渭所說異人便是其中之一。

先是兩縣交界華家嶺附近有一牧童，年才十一二歲，原是一個窮苦孤兒，姓祖，乳名旺子，父母死時年才八歲，從小便與人家放羊割草，混口苦飯，終年衣不蔽體，仗著聰明伶俐，從小便受磨折，熬練出一點體力，能耐寒暑饑渴之苦，從來沒有生過什麼疾病。

每日與左近人家把事做完，便往父母墳旁土崖洞裡一鑽。因其人雖聰明靈巧，口甜會說話，左近種田人都喜歡他幼能幹，無論是做什麼事，只他答應下來一定做得好好，但是天性倔強，心高志大，又有算計，自知窮苦村童無人看得他起，表面不說，心裡卻想大來早晚能照父親死時所說好好為人，做點事業，平日對人只管一臉笑容，伯叔公婆喊得十分親熱，從不肯與人為奴，或是常年受人管束。

每日前往相識農人家中幫做一點雜事，或代放羊割草，挑水掃地，但決不專做一家，當人長工。

中間有兩家富豪見他那樣伶俐，年才十一二，長得和十五六歲一樣，一個小人，百多斤的水桶挑了就走，做起事來又麻利又勤快，從不偷懶，幾次想要將他收去做書童，他都不肯。內有一家是個小地主，年老無後，還想收作義子，他也堅拒。

先兩家富人恨他不識抬舉，告知全村的人誰也不許用他，以為旺子沒有吃的必要屈服，哪知旺子竟是硬到底，年紀又長了兩歲，體力越發健強，善於爬山，見人都往當地山中彩那野生藥材，跟著學樣，有時並還掘點山糧，打上一兩隻小的野獸，去往別村販賣。雖然生活比放羊勞苦，照樣可以度日，反倒多了一身衣服。

當地民風誠樸，居民都與他父母相識，本不以那兩家富人為然，加以平日用慣，人去之後好些不便，又恐小小年紀為山中蛇獸所傷，一面去向富人求情，說他性野聰明，不易受制，何苦造孽逼他，一面向其勸告。

旺子也因採藥打獵之事往返太遠，好些採藥材的地方均被商人和藥夫子包占，明知對方無理，野生之物誰都可採，無奈人小力弱，鬥他不過，偶然運氣好，得到一些拿到鎮上去賣，收的人偏都是那麼黑心，明明一樣東西，到了自己手中便十不得一，如其不賣。

這班人和事前商量好一樣，第一個給少，第二個反更刻薄，比第一個給得更少，還要挑剔，不賣又沒有吃的，每次都要受上許多閒氣。自己還未長大，想起父母臨終之言，又不敢和人打架，遇見運氣不好之時，不是餓著肚子回來，便是露宿山野之中，餓了肚皮還要受凍，遇到大雨大雪更是苦透。

手邊又沒有應用的傢伙，轉不如代這些相識人家做點零工，放羊割草，還比較安定，只為生路被對頭斷去，非爭氣不可。

旺子正在咬牙狠心，想幾時能夠長大，遇見好人識幾個字，學點本事，不受人欺，多麼快活。這年覺著再有兩三月人已十三，老長不大，老遇不到好人，以前想往那兩個富家書房外偷聽先生教書，先記下來，等把書得到再去認字，聽了沒有兩天便被人趕走，內中一家始而非打即罵，後又強迫為奴，實在可惡。

不久便發現那些讀書的小相公無一好人，教書的老夫子說話走路都是那麼搖頭晃腦，不知怎的看不順眼，人家又趕得緊。心想：我就把書讀成，和那先生一樣，連路都不會走，說出的話也叫人聽不懂，有什麼意思？

讀書之心雖然冷淡下來，但這兩家財主聽說都由他爹讀書做官才有這片家業，那些兒女走將出來也是吃得好穿得好，出起門來卻跟著幾個大人，明和我一樣都是小娃，可是無論什麼，或是要什東西，那幾個大人全聽他的招呼，非但沒人敢欺他，看誰不高興還要欺人，隨意打罵，自己便無緣無故被這兩家狗種打罵過幾次，故意把羊趕得滿山亂跑，人急得心裡火燒一樣，他們卻當作開心的事看了好笑。

跟的大人專討這些小狗種歡喜，幫他打罵人，連村裡幾個種有他家田地的大人也挨過打罵。內有一次受欺發狠，要和他們拼命，被幾個相識的大人勸住，再三警告，說是萬動不得，這兩家比那強收義子的陳老頭勢力更大，他家小人只有人敢動他一根頭髮休想活命。

同時想起父親便為種了內中一家姓張的田，年景不好，欠了點糧，把家中東西逼光，吃了幾天官司，還把田強行收回，這才急病而死，死時再三囑咐小心之言。這兩家是親戚，又都財主，最是強橫，自己不肯做他書童，以致逼得連給人家放羊都不許便由於此。同是一樣人，天底下事為何這樣不平？再想起父親死時慘狀，不禁傷心痛哭起來。

旺子正在悲痛，平日相識、常找他做零工的吳四老爹忽然尋來，說：「那三家恨你不知好歹，不許用你，我們已經托人求下情來。你小小年紀在山中彩荒，實在可憐，還是回去的好。如今我和幾家同村的人也都說好，誰家有事你幫誰做，也不算是長工，由我們這幾家大伙供你吃的，每年冬夏還可尋一身舊衣服與你換季，你看如何？」

旺子雖然年幼，頗有心思，常聽村人傳說，有兩個採藥人在山中遇仙之事，起初先想做人實在無什意思，窮人一年忙到頭，無衣無食，富人手腳不動，吃穿都好，還要打人罵人，把人送官治罪。像這樣的財主，便照父親臨終所說，大來能夠做到白吃白用白欺負人，還不講理，豈不和張家一樣？

眾人表面不敢開口，背後提起人人咒罵，就做財主有什麼意思？看來還是成仙學道最好。第一不受人欺，也不怕窮，誰要倚勢欺人不公不平，我就殺他，叫這些財主們變成好人，再幫窮人的忙，使他變成財主，這有多好？

不料用盡心思，時刻留意，把整座華家嶺和附近的深山全部尋遍，非但神仙影子不曾尋到，而且平日所聞那些山洞又髒又黑，污穢潮濕，好些洞穴中還有怪味，越看越覺以前所聞全是騙人的話。否則，既是神仙，便應公平講理，眼看許多惡人為何不問，只聽有錢人信奉神仙，升官發財，從沒聽說神仙給他什麼報應。

所說不論真假，神仙放著許多窮苦的人死而不救卻是真的，似此重富輕貧，真有神仙我也不做。何況近來越想越無此情理，心便冷了下來。

自己老想成家立業，做一好人，偏又不知如何做起。為了窮苦，連想讀兩句書都辦不到，連平日幾個相識的農家都因財主作對斷了來往，無家可歸，連住的一個土崖洞都不能明目張膽公然回去常住在內。

正在悲憤頭上，忽有相識人尋來安慰勸說，寄與同情，當日又正大陰，快要下雨，饑寒交迫之際，不禁心生感激，覺著還是這些沒錢的種田人有點人心。所說幾家平日相處又好，不似別家只管上來說好，不要我做拉倒，做錯情願受罰，無故卻不受氣挨打，日久成習，不致像別的村童那樣常時受人打罵。

有時為了多吃半碗薄稀飯，仍要受女主人的閒氣，只這幾家人最厚道，這一成了公用，至多冬來沒有穿的，吃的決不發愁。山裡業已跑熟，有時還可借著放羊掘點藥材，打兩隻野兔，換點私房錢，添點衣服。當時答應一同回去。

因這幾家都養有好些羊，知其可靠，叫他一人代放，閒來做點雜事，早出晚歸，事完仍回崖洞居住。轉眼過年，主人又湊了兩件舊棉衣褲與他改好穿上，雙方倒也相安。那兩家富人子弟因其早出晚歸，難得遇上，也未生事。

這日旺子想起明早二月十五年已十三，老是為人牧羊，如何才能上進，想起愁煩。早起趕了一群羊正往山口走進，忽在無意之中打到兩隻野兔。自從村人公用之後，人都喜他勤謹，旺子又有心計，把年下主人給的兩三百個喜錢和平日採藥所得湊在一起，買了一把尺多長的快刀和一根三尺多長的鐵棍、一柄藥鋤，自己再編了一個竹籃，照例放羊時必要帶去。

眾人因他能幹，決不誤事，從未阻止。身邊還積有兩百多個制錢，一向不捨得用，準備積得多時再買一柄獵叉。華家嶺山口原有一所山村，住有六七戶人家，因有採藥人常時來往，倒開有兩家茶酒店。

二月間天氣，花明柳媚，風景頗好，旺子放羊照例走出老遠，離山口還有三里多地，左近野生枸杞甚多，彩到大而成形的可得善價。旺子一直夢想掘得一株像別人傳說生具狗形的枸杞，發個小財。初進山口時，為想心事煩悶，無意之中在一老樹根下發現兔窠，當時打到兩隻肥的。

因和內中一家酒舖主人老漢相識，便托人家代為燒熟，回來同吃一隻，再帶一隻回去送人。說完轉身要走，忽聽人喊：「好肥兔子，送我一隻下酒如何？」

旺子回顧，見蘆棚下面坐著一個窮漢，年約三四十歲，身穿一件青布衣，貌相清瘦，兩眼卻是黑白分明，比常人明亮得多。腰間係著一根鐵笛。旺子自家雖然勤儉，對人卻極大方，又見那人衣服上面補了兩處，知和自己一樣窮苦的人，先當山中採藥的人，不知怎會未帶傢伙。

暗忖：此人一清早便來此吃酒，面前只一把酒壺，連個酒菜都無，必是窮苦朋友，也許清早入山連吃的都沒有，便走過去笑說：「這兔子是我湊巧得來，沒費什事。本想留上一隻送人，你既想要，送你也好。大哥你貴姓呀？」

窮漢把眼一翻，怒道：「你這小娃怎沒規矩？我比你年長得多，如何喊我大哥？實對你說，我由前日起還未吃過東西，本想向店家賒點酒食，無奈時光大早，沒有什麼吃的，吃了幾杯空心酒，正在難過。我吃得，一隻兔子不夠，你不請客拉倒，你如請客，兩隻兔子全數送我下酒，再將你腰間的錢送我一兩，好人做到底，你便喊我師父也不計較了。」

旺子也是福至心靈，先覺那人說話無理，兔子全送，還要代會酒賬，上來先罵不懂規矩，本是有氣，正想挖苦他兩句；繼一想，此人說話似瘋非瘋，好些不通情理，也許空心酒業已吃醉，自來人窮氣大，反正白得之物，何必與他一般見識？既然請客，酒錢又不甚多，索性做整人情，交個苦朋友也好。

聞言並未生氣，立時改口笑答：「大叔，怪我年輕，喊錯了，你，兔子全數送你下酒，酒錢由我來付好了。你貴姓呀？」邊說邊

將腰間藏了兩個多月未捨得用的二百多制錢解下，準備取出一二十文相贈。

窮漢始而端坐不動，微笑說道：「我一直當你小氣呢，人真不易看透，想不到自己儉省，待人大方，像你這樣小娃真個難得，這枝鐵笛子便是我的姓名，你記住它好了。」